

龍門漢風故事叢書〈第2集〉

中國鄉土故事

朱裕宏編著 王志庸校閱



龍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龍門漢風故事叢書

中國鄉土故事(二)

龍門圖書公司

I247.8
2892



龍門漢風故事叢書

中國鄉土故事(二)

特價 70 元

編著者：朱裕宏

校閱者：王志庸

發行者：龍門圖書公司
台南市新和路8號
電話：(062)616252・619558

郵政劃撥：35300號 龍門圖書公司帳戶

印刷者：龍門圖書公司印刷廠

出版者：晨光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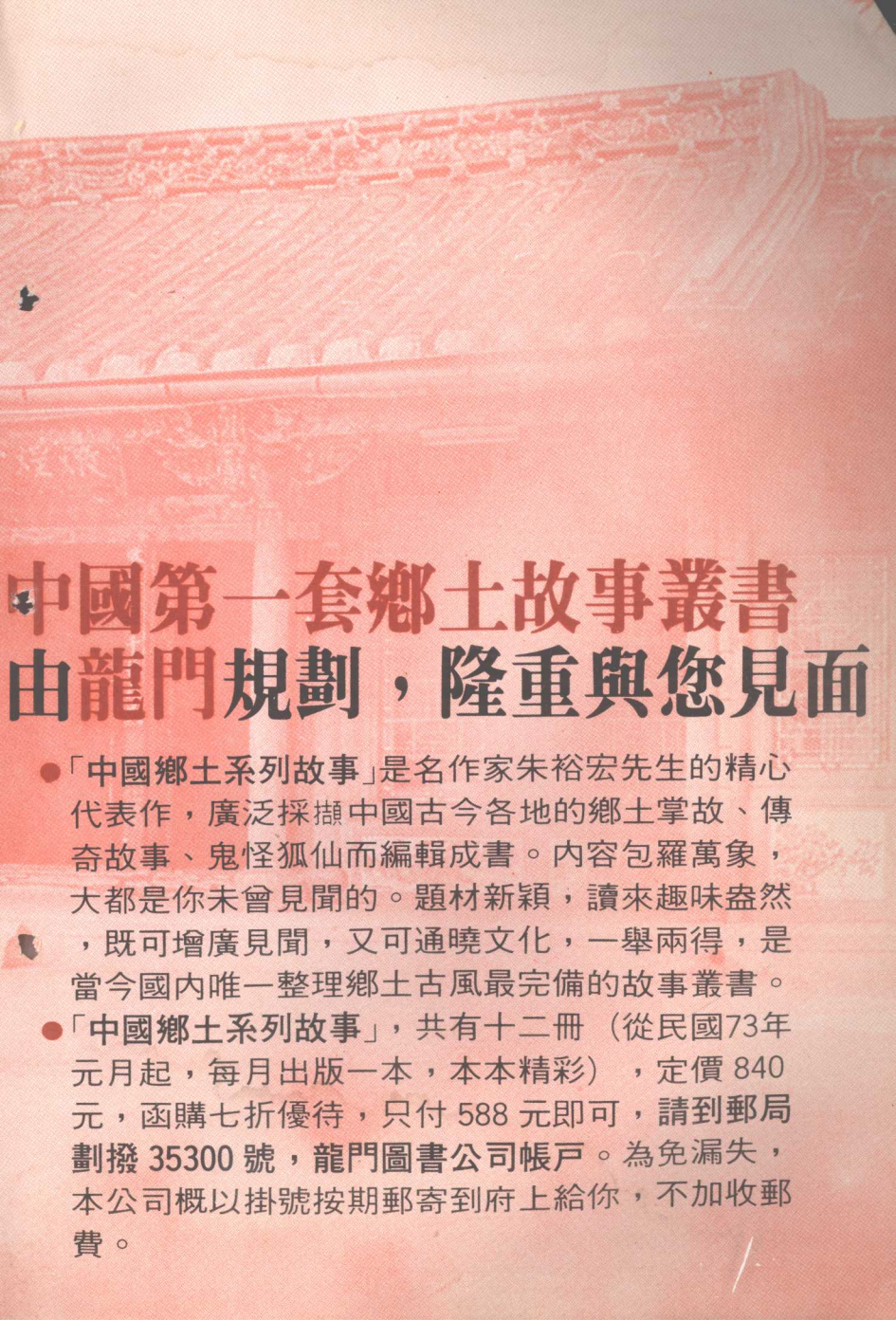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人：李瑞祥

總編輯：王志庸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377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73年2月1日

有著作權・有製版權・翻印必究



中國第一套鄉土故事叢書 由龍門規劃，隆重與您見面

- 「中國鄉土系列故事」是名作家朱裕宏先生的精心代表作，廣泛採擷中國古今各地的鄉土掌故、傳奇故事、鬼怪狐仙而編輯成書。內容包羅萬象，大都是你未曾見聞的。題材新穎，讀來趣味盎然，既可增廣見聞，又可通曉文化，一舉兩得，是當今國內唯一整理鄉土古風最完備的故事叢書。
- 「中國鄉土系列故事」，共有十二冊（從民國73年元月起，每月出版一本，本本精彩），定價 840 元，函購七折優待，只付 588 元即可，請到郵局劃撥 35300 號，龍門圖書公司帳戶。為免漏失，本公司概以掛號按期郵寄到府上給你，不加收郵費。



現代人難得的享受

羅蘭

有一天，我參加電臺同事的自強活動，搭北迴鐵路火車去花蓮，再由花蓮坐遊覽車去天祥過夜，次晨再循原路回臺北。

在遊覽車上，導遊小姐照例沿途講一些名勝，以及橫貫公路開路英雄的事蹟，和山間居民傳說的神話，我們也就一面彼此談笑，一面隨便聽聽，很少對導遊小姐的講述予以特別的注意。

回來之後，過了一個星期，同事朱裕宏老弟忽然拿着幾張原稿，走來跟我說，他已經把導遊小姐講的某一件山中傳說寫成了故事，將要在民族晚報的「鄉野奇譚」專欄中發表。

我感到很驚奇。因爲那天遊覽小姐講的故事，沒有在我腦中留下任何印象。而他卻能把它照樣寫下來，加以潤飾，成爲一篇文章，這真需要很好的「注意力」。

每一個人對自己所缺少的才能都會格外欽慕。我一生缺少「聽人講解」的本領，無論是上課、聽演講，還是平時聽人講述任何事物的原理、過程、或做法，我總是越聽越聽不進。勉強抓住一鱗半爪，也絕對不能致用。如果根本未曾有心去聽的話，更是一切講述都是過「耳」雲煙，對我不發生什麼作用。這缺點，常使我必須花加倍的功夫，在事過境遷之後，再去追蹤。而且我要搜尋的是文字的記載，例如筆記、講稿、或說明書，以及專書之類。換言之，如果只有文字記載的話，我仍然會「耳聽爲虛」。時常，爲了要想認識某一位初交，我非得找他要張名片，或把他的大名用筆寫下來不可，否則，單憑口述，即使聽清，也總像是不大肯定。

我想，每個人的天賦是很少相同的。朱裕宏老弟這份能聽能記的本領，使他的「中國鄉土故事」有了豐富的來源。

我曾問過他：「你這麼年輕，怎麼記得大陸上的傳奇和居住環境的狀況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是聽父母長輩們說的。」

如果換了我，那可是「一處到一處迷」。凡是我沒去過的地方，我可無法動筆

去寫。在我來說，凡事一定要親履目睹，才有了可靠性，才有了印象和感想。

所以，朱裕宏能寫他從未到過的河北鄉下的傳奇，山東鄉下的異事。而我只能在旁邊讚美不已的說：「你怎麼能寫得如同親眼看見過似的？」

豐富的想像力和迅速而專注的接受力，是朱裕宏的特長。使他具備了寫軼聞趣事的本領。

生活需要多方面的內容。在嚴肅的工作之外休閒的時刻，需要一些遠離現實的滋潤，像中國鄉土故事這樣有趣味的讀物，你不必對它去認真推敲。因為它離你的實際生活很遠很遠。無論在時間上，在地理上，在可能性上，都不會與你切身的利害安危發生關聯。因此，它具有非常鬆弛神經的功能。忙碌緊張的現代人，知識爆炸，凡事追根究底，毫不寬假的生活態度，使人們必須繃緊每一根神經去應付，才可勉強通過一重又一重環境對你的質問與苛求。爲了使自己不被擊敗或駁倒，而隨時處於「備戰」狀態。於是，當偶而可以展卷讀到一些與現代時空全然無涉的異聞怪談之時，你會覺得生存空間忽然變得十分遼闊，自己可以置身事外而怡然自得。

能夠暫時拋開那些尖銳的計較與苛求，安享一刻不必認真的紙上閒談，不也正是現代人所難得享受到的海濶天空嗎？

中國鄉土故事自序

朱裕宏

自從拙作「神州鄉野傳奇」問世後，這些年來，對蒐集古老而失傳的稗史軼事興趣更濃，筆者希望藉各種傳說中的故事，使年輕的一輩了解我國歷史的悠久，文化的亮麗，進一步認識錦繡河山的壯麗可愛；使年長的一輩，從神話、傳奇、鬼怪、狐仙及奇人異事裏，回到兒時的童年，回到芬芳的故鄉，回到祖父母的懷中，在滿天星斗下，聽長輩們說故事的年代裏。

母親出生在北平，早年跟父親到過許多地方，耳濡目染的事不少。每每在我下了課或星期假日，母子倆一邊兒包餃子，一邊兒聊天。一鍋餃子還沒煮熟，一個北平的掌故，山東的狐仙，有時候會會心一笑，有時候會耳根發麻。平素跟長輩談話

，老人家都樂意搜索枯腸，供給我第一手資料；也有長輩嫌我煩，像劉大姐就罵我是「牛皮糖」，粘着人不放，我反駁道，不用「緊迫釘人」，激不出好故事嘛！

剛好龍門圖書公司總編輯志庸兄，找到我詳談出「中國鄉土系列故事」的書，或許我倆有緣，雖然是萍水相逢，一個學中文的，一個學新聞的，二人難能可貴的是，我們對出書的構想與觀念，彼此很有默契，都希望出些對社會大眾有意義並可長久保存的書。「中國鄉土系列故事」是我們合作的開始，只要值得寫，我會一直寫下去。

三十多年來，整個社會結構變了，人們只知道疲於奔命地「工作」、「賺錢」，疏忽了「精神生活」。在呆板缺少變化，在貧乏失去滋養，在緊張造成無奈。因此，在我們有限的生命、時間裏，失落得更多，連心靈都顯得比過去老化，只有使心靈精神充電，營養滋潤，才能恢復其功能。人生苦短，但要活的快樂、有意義，比什麼都值得。由衷盼望「中國鄉土系列故事」叢書，能滋潤人們心靈的失落感，並且帶給您無數的美好回憶。

爲古風傳薪，

爲鄉土留史

王志庸

中華文化博大精深，爲世人所週知；而鄉土古風歷載五千餘年，代代流傳，其中又以傳奇、野史最爲人所樂道。因爲它充滿了神秘，正滿足大家好奇的心理，又極富戲劇性，題材之佈局，如真似幻，情節之曲折，亦引人入勝，無怪乎它能成爲人人茶餘飯後最熱門的話題，而且不分男女老少，皆趨之若鶩、百聽不厭。閒來之時，大夥在庭院的樹蔭下或廣場上聚精會神的凝聽著講述者的娓娓說道。

祇是隨著年代的轉移，社會結構的改變，昔日令人嚮往懷念的悠閒情景已不復可見，而爲人所樂道的那些傳奇、野史，又日漸被淡忘掉，且有被湮滅的危險；值此之際，個人亦感受頗多，深深警覺到再無有心人出來從事整理編撰的話，則到「

禮失求之野」的那天，再慨嘆「方恨少」時，就悔之晚矣。

幸好，裕宏兄慨允龍門圖書公司的約稿，毅然擔負起「發揚文化，舍我其誰」的重大使命，日夜埋首於鄉土故事的研討編撰。爲了出版「中國鄉土系列故事」，裕宏兄確實花費不少心血和精神。他的取材包羅萬象，不會讓人讀來有千篇一律的感覺，可見其用心的工夫；故事的佈局，耐人尋味，不一氣呵成真是不忍釋卷，可見其思考的縝密；而文筆的流暢易讀，則達到「老少咸宜」的地步，殊爲可貴。不過最讓筆者所欣賞的是，他能在精彩的故事裏頭，蘊含著固的道德及爲人處世的正確寓意，使人在閱讀之餘，亦有思想上的啓示。

處在現代忙碌的時代裏，分秒必爭，時間的運用，彌足珍貴。而緊張的工作，機械式的生活，幾乎要令大多數人身心俱疲。久而久之，精神倦怠，機能老化，心靈之空虛孤寂自不在話下。何不挪出幾分鐘，靜坐下來，烹一壺茗茶，看一篇「中國鄉土故事」，實是生活中難得的享受。不僅可充實心靈，而且能增廣見聞。在大夥圍坐之際，若能講一則令人發麻的狐仙鬼怪或富趣味的奇人異事，不也是一樁很好的消遣？

裕宏兄平日即熱衷於中華文化的傳薪工作，尤其對鄉土古風的研究推廣更不遺

餘力。我們期待這套傑出之作——中國鄉土系列故事，能夠造成迴響，因為它確實具有「爲古風傳薪，爲鄉土留史」的價值，好書當然要流傳。

朱裕宏致力

研究鄉野傳奇

程榕寧

真有旱魃嗎？

今年，世界各地氣候反常，尤以乾旱現象嚴重，老一輩的人不由得興起來這個疑問。

鑽研中國風土民俗的朱裕宏說：「就鄉野傳奇的說法，是有旱魃的存在。」依古老的傳說，由於乾旱過久，就會出現鬼怪、瘟疫。「旱魃」這種怪物，藉着屍體生長，渾身有毛，身軀龐大，眼如銅鈴，一旦成精，後患無窮。

關於旱魃，詩經大雅雲漢有記載：「旱魃爲虐。」傳：「魃，旱神也。」疏：「神異經云：『南方有人，長二、三尺，袒身而目在頂上，走行如風，名曰魃，所

見之國大旱，赤地千里，一如旱母。』

朱裕宏，筆名虛凡，河南開封人，在國語日報語文中心教華語。業餘研究中國鄉土故事，並出版「中國鄉土故事」「朱老師說故事」等書。

——一般人對鄉野傳奇，多半是聽過就算了，您為何專注的研究？

海峽隔絕了大陸和臺灣，但，不能讓歷史也隔絕。

中國幅員廣大，歷史悠久，蘊含太多的寶藏，可惜的是空間的距離，使得這一代的許多印象都模糊，爲了不使下一代完全隔絕，我在五年前開始用心整理，希望藉著故事，讓年輕人來認識歷史和地理。

另一個原因是，我喜愛寫作，但自知無法超越名家，不如改寫傳奇故事。

——還記得第一篇是如何成章的？

女作家劉枋偶然和我說到北平「丁張胡同」的故事，是說丁姓、張姓的兩個小伙子，冒名頂替了一筆財富，從此大發達，胡同（今天稱之爲「巷」）由此訂名。

我寫成後，投到民族晚報「鄉野奇譚」，刊登出來後，信心大增。後來，中視

演員柳鶯提供「春阿氏」的冤屈故事，使我更有興趣。

——聊天，是故事的來源？

這只是個引子。我與長輩談話時，都很融洽，然後把話題引入傳奇故事，老人家們都樂意搜索枯腸，供給我第一手資料。

同時，我隨時都把握機會。有一回，坐計程車，一位老鄉就說了段「起煞回魂」的故事，他是毫不經心的，對我來說，卻是個大收穫。

——聽來的故事，如何組織呢？

對，這樣得來的故事，未必有可讀性，我還要找機會向各界賢達、販夫走卒討教，希望能了解更多。

為此，我曾專程到夏威夷和馬來西亞，拜訪老華僑，錄下他們的家鄉軼事。他們滿口鄉音，聽不懂的我先以注音標示，回國後，再對照地圖、野史查證，寫成故事大綱，加入情節，這樣，完成五篇。

——民間傳說中，似乎鬼怪的佔了不少？

我想，這是窮鄉僻壤交通不便、電力不週的緣故，人們解不開生死之謎，加上善惡有報的觀念，鬼怪故事便應運而生。

不過，有些事，實在無法解釋。在最近，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的一位同學，告訴我木柵指南宮「連理枝」的故事，說是日據時代的一對男女，爲情相繼自殺，兩墳遙遙相對，不料，竟都長出一株榕樹，後來竟相向連接一起。不久前，還有一位老人見到男女的影子，說來很無稽。我去看過，並寫下來，只是希望此一愛情故事能繼續流傳。

——在科學昌明的現代，說傳奇故事，人們的反應如何？

許多人反對武俠神怪一類的故事，不過，不能不承認的是這些故事輻射極廣，不能完全抹煞；同時，生活需要多方面的內容，在嚴肅的工作之外休閒的時刻，需要一些傳奇故事的趣味。

我自信寫作態度相當嚴謹，傳奇故事中，雖有鬼怪，但絕不傳播迷信，倒希望在字裏行間含有一點啓發性和教育性。